

谨以此书献给北京大学
一一〇周年华诞

第十七辑

北大讲座

《北大讲座》编委会

毛泽东与北京大学的三段情缘 / 萧超然

北京大学精神的解读 / 胡军

一所大学和一个国家 / 韩毓海

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 梁柱

北京风物与北大精神 / 肖东发

电影中的北大与北大人的电影 / 李道新

北大的源头在哪里 / 王东

支撑起西南联大的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的精神 / 张寄谦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敬献(917)日诞诞诞诞诞
谨以此书献给北京大学110周年华诞

第十七辑

北大讲座

《北大讲座》编委会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讲座. 第 17 辑/《北大讲座》编委会编.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301-13565-5

I. 北… II. 北… III. ①社会科学-中国-文集②自然科学-中国-文集 IV. Z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6326 号

书 名: 北大讲座(第十七辑)

著作责任者: 《北大讲座》编委会 编

责任编辑: 胡利国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3565-5/G · 232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hlgws0380@sina.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26754962

编辑部 62765016

印 刷 者: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9.5 印张 299 千字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北大讲座

季羨林

《北大讲座》编委会

主 任:许智宏

副 主 任:张 彦

成员单位: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

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

北京大学教务部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北京大学科学研究部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

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讲座》(第十七辑)编委会

主 编:韩 流

副 主 编:郑清文

执 行 主 编:于明明

执行副主编:赖琳娟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文彬	马梦璇	文 桥	申禹杰	边 塞
刘越懿	庄姝婷	孙天博	李 佳	李 果
那 威	吴 迪	张友谊	陈 特	陈梅清
陆顾婧	骆涵之	夏丹青	胡 吉	高国彬
钱 涛	赖琳娟	臧 凯		

目 录

北京大学精神的解读 胡 军/1

什么是北大精神？北大精神就是学术第一、学术至上的精神。评价一所大学的标准有两个，即学术的和文化的，北京大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学术，来自于文化运动，北京大学对于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力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大学对所在国家的影响力都比不上的。北大学术至上、学术自由的精神在北大的教师中有着深厚的土壤，是北大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活力之所在。

重温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理念 韦政通/22

蔡元培先生是怎样改变北大的呢？第一，开创了自由学风；第二，主张“教授治校”；第三，加强师资阵营；第四，改变了学生的学习观念；第五，主张“文理不分”的教学模式；第六，注重培养北大学子的国际观；第七，强调北大的社会责任；第八，开办“校役夜班”，给工佣一个接受教育的机会。

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蔡元培革新北大的一个重要思路 梁 柱/35

蔡元培革新北大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要改革学生的观念，使学生专心向学，努力上进。他把学生的课余兴趣引导到学术研究上来，以改变学生中懒散和追逐仕途利禄的不良风气，同时培育学生“健全的人格”，提倡个人道德的自我修养，并且对学生加以纪律方面的约束，这就一改北大以往腐败沉闷的风气，开创了北大全新的、向上的新局面。

一所大学和一个国家

——北京大学的故事 韩毓海/51

毛泽东与北京大学的三段情缘…………… 萧超然/74

毛泽东在20世纪的五十多年时间里,一直与北京大学保持着令人神往而又十分有趣的历史文化联系,毛泽东早年求学,因北大而窥学术堂奥,升华超越。1949年解放后,他与北大师生、许多知名学者、教授长年保持着深厚的公私情谊。到晚年,他又批评过北大,对北大不满意。毛泽东与北大的关系是历史的一部分,是北大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部分。

电影中的北大与北大人的电影…………… 李道新/90

“五四”后至抗战前北大史学系的课程变革…………… 尚小明/105

(1)北大史学系的设立时间与抗战前几位系主任;(2)朱希祖时期史学系的课程变革;(3)蒋梦麟、陈受颐、姚从吾时期史学系的课程变革;(4)史学系课程变革的成效和影响。

马寅初精神对我学术生涯的启示…………… 邵 秦/116

温故知新

——追寻哲学系前贤们的足迹…………… 楼宇烈/124

北大哲学系是中国现代哲学的摇篮和发源地,这里名师汇集,人才辈出,有许多许多杰出的师生,如冯友兰、顾颉刚、朱自清、嵇文甫、汤用彤、胡适、贺麟、邓以蛰、朱光潜、朱谦之、梁漱溟等等,巍巍上庠,百年星辰。

支撑起西南联大的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张寄谦/147

北大校园近代建筑…………… 方 拥/157

北大校园充满了中国传统的诗情画意,同时在这中式的建筑中怎么也挥不去西方建筑师的深层情结,粉墙红柱,斗拱飞檐,处处透着富丽庄严,让人隐隐感受到这片建筑背后非同寻常的渊源。

北京风物与北大精神…………… 肖东发/183

快速成长期北京大学校园历史文脉的传承与创新…………… 吕 斌/211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传统最深厚的大学…………… 赵玉兰 王 东/221

北京大学是世界大学教育史上马克思主义传统最深厚的大学。在五四运动前后,北大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干部基础,它同中国古代太学传统、积极推进现代化革新的西学传统一起,构成“北大传统”,在今天更是我们值得着力继承和弘扬。

浅议北大精神 林齐模/241

什么是北大精神,本讲座演讲者认为包括以下五点内容:(1)忧国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2)兼容并包的开放精神;(3)尊重差异、崇尚自律的自由精神;(4)追求卓越、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5)追求真理、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

北大生存心态的形成和再生产 田 玲/253

北大的源头在哪里? 王 东/283

北大的源头在哪里? 本文的作者作了一个梳理和回顾:(1)1918、1925年,蔡元培校长两次讲到,中国古代太学是近代新北大的“高曾祖”; (2)1925年蒋梦麟代校长判定:北大由国子监改为京师大学堂; (3)1948年胡适校长提出,北大是历史上“太学”的正式继承者; (4)20世纪60年代和1982年,冯友兰先生讲,北大校史应从汉朝太学算起; (5)1987年,任继愈先生指出,北大源头应追溯至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开办太学; (6)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季羡林先生提出,北大历史应从国子监创办算起,还可上溯到汉代太学。

北京大学精神的解读

■ 胡 军

胡军，哲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副主任、校学位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中国近现代哲学、哲学概论、知识论。出版的专著有：《金岳霖》、《哲学是什么？》、《分析哲学在中国》、《道与真》、《知识论》等，此外还在国内外杂志发表文章约 120 篇。研究成果曾先后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奖。

主持人：

这是哲学系 2007 年社会文化心理系的第一场讲座，我们很荣幸请到了哲学系的副系主任胡军教授为我们讲授“北京大学精神的解读”。哲学系社会文化心理系的讲座“世界论坛”，已经成为哲学系的一个传统的活动项目。在今天的讲座开始之前，我想为大家放一段短片，很美的一段片子，看完以后每个人都会很感动。我想作为北大的一员，我们很希望听到真正的北大精神实质，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胡军老师，让他来为我们讲一讲，大家欢迎。

胡军老师：

很高兴有机会给大家讲解我对北大精神的理解，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对北大的精神和北大的传统有些什么看法？因为这方面的文章不少，好像有不同的理解，我一直研究中国近现代哲学，对知识论和知识概论方面也做一些研究。2006 年 9 月韩国的一个大学新生入学一百多人，托人联系要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来让我给他们讲一下北大的历史与传统。后来我答应下来，暂时放下手头的其他事情，查阅了相关的材料。也就是从前



年开始,我就经常在思考北大到底有什么传统?或者北大有什么理念?我思考了很长时间,看了一些材料和文章。我想,今天出席本讲座的各位,肯定对北大的精神很感兴趣。借此机会,我把思考的结果和大家共享。我的思考结果后来写成一篇文章《北京大学精神的一种解读》,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7月份的第四期,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这个题目之所以叫“一种解读”,是因为我的论述是比较低调的。对于北大精神事实上就有好几种解读。如大家知道的,官方对于北大精神就有一种解读。你们知道官方对北大的精神解读吗?这就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严谨、求实、创新。但是你仔细想想,对北大精神的此种解读似乎也完全适合于中国任何一所大学。如果情形真是这样,那么对北大精神的这种解读就没有充分反映出北大所应该有的精神个性。我到过很多大学,比如今年9月初,有个高校的两办主任打电话给我,说是为了迎接本科的教学评估,他们希望找个专家就该校的精神或理念等事项帮他们出出主意、把把关。于是,他们找到北京大学有关领导,我们学校的领导说:你们找哲学系的一位教授,让他帮你出出主意吧!于是,我去了。我一看“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严谨、求实、创新”这样的解读也完全适合于这所学校啊!因此这种解读放在什么大学都适用。既然适用于所有的大学,那么这样的解读也就必然不能反映出北大精神的特性来。当然,我没有说这样的解读不对,对是肯定对的,并且也应该说是正确的。但关键是,这样的解读似乎没有了北大的精神个性。我的专业是中国哲学,重点在中国近现代哲学。如果了解中国现代哲学的话,那么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其实中国现代哲学基本上就是一部北京大学的历史或者说是一部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够真正了解或弄懂北京大学的理念或精神,那么研究现代哲学是有困难的。比如说“哲学”这一学科的最初设立就是在北大,是蔡元培提出并同意设置的。“中国哲学”的现代研究和教学模式也是在北大确立起来的。另外,中国现代哲学史涉及的名家也基本上是北大的教授。由于上述的原因,我是比较关心北大的历史及其办学理念的。

今天这个讲座,我计划讲一个小时。大家之所以来听我的讲演,是因为大家对于北大精神有兴趣,所以讲座后留下半个小时给大家提问题,我们共同来讨论。在讲演中间,如果有不同意见,诸位可以随时提,我们可

以对话,可以讨论。你不同意我的观点,你站起来,就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比如,我在某个著名大学讲过北大精神这样的话题,有个学生不满意,因为我在提倡学术至上,为学术而学术,你到北大来了,你不能搞别的运动去。有个学生说老师这样讲不正确吧,因为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那时我突然感觉到我与他之间缺乏共同的话语,没有办法交流。我的想法是,你要是不同意我的看法,有自己的看法是很好的。但你要反对我的看法,你自己必须要有充分的理由,说老师你讲的不对。我很欢迎以充分理由为基础的意见。这样的话,你的意见可能会进一步促使我思考,丰富我的思想。

今天的讲题是个人长久思考的一个结果。就这个题目我写过文章,而且我计划进一步研究蔡元培的大学理念或者说北京大学应该具有的理念或精神。

上面我讲了我不同意官方的解读。其实民间也流传着不同的解读。还有一种解读在社会上相当流行,特别是在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的时候。这种解读认为北大精神就是“自由主义”的。这样的解读,你们都知道,是不是?有没有不同意的?我今天的讲座重点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那么北大精神到底是不是自由主义的呢?“应该是吧”(听众)。你不坚定,到底是还是不是?“有,不是全部”(听众)。你们都很慎重,这话永远是对的。你千万不要说某一思想或观点绝对正确,永远正确,这是不可能的。我很同意这种观点。我的观点是“有,但是不全面”。我为什么不完全同意说北大精神就是“自由主义”的讲法呢?因为讲北大的传统、北大的精神好像离不开蔡元培。比如你们知道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区别吗?现在学界基本把两者捆绑在一起。蔡元培把两者区别开来了,而且蔡元培是赞成新文化运动的,他对“五四”运动是有成见的,那么他为什么对五四有成见?我先把我的观点亮出来,因为蔡元培的大学理念就是因为这次运动而不能落实甚或夭折。在他看来,大学是供老师研究学问、学生去学习学问的地方,所以说蔡元培对学生运动有成见。

那么,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自由主义的问题。说北大精神是自由主义的,那么我们首先得明白究竟什么是自由主义?根据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罗尔斯的看法,所谓的自由主义包含如下的一些基本原则:(1)自决原则:个人的生活只有在他们是自我决定的即自由选择的意义上才是有

价值的；(2)最大限度的平等自由：国家应当保障每个人与他人的同等自由相容的最大的个人自由；(3)多元主义：由于个人确实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有可能作出不同的选择，简言之，存在善的观念的多样性；(4)中立性：从前三项原则可以推出，国家应当在各种生活方式与善的观念之间保持中立，反对至善主义；(5)善的原则：应当公平分配资源，以使所有人都有追求其自身善的观念的公平机会；(6)正当对善的优先性：正义(正当)原则约束个人对其自身善的观念的追求^①。从上述关于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阐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主义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思潮，一种经济思想，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当然更可以说是一种个人的生活态度。但是我们也可以同样确切无疑地断定，北京大学显然并不是政党或其他性质的团体，也不是经济运作的场所，更不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因此，说北京大学的传统或精神是自由主义似乎并没有能够准确地表达出北京大学的真正的传统或精神。

第二，从事实层面来看，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二三十年间的北京大学校园，不仅只有自由主义的传统，也有其他的各种主义或思潮，如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虚无主义、进化论思潮等。可以说，当时中国社会上所有的或当时世界上所有的思潮几乎都可以在北京大学找到它们的代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主义只是北京大学校园内花色繁多的主义中的一种，所以自由主义并不能包容其他的种种主义。我们可以这样说，自由主义是一种最能容忍其他主义的、最开放的主义，但我们却也能清楚地看到自由主义与其他种种思潮或主义之间的明确区别。如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封建专制主义之间就有着明确的分界。这两种主义似乎就很难归结到自由主义之中。你总不能含糊其辞地说，马克思主义就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所以说自由主义并不能涵盖一切的主义或思潮。如果说自由主义就是北京大学的精神或传统，这是有悖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因为正如蒋梦麟所说的那样：本校里面，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说自由主义是北京大学的精神或传统就是将自由主

^① 对罗尔斯自由主义理念的概括采自顾肃的《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义凌驾于其他的种种主义或思潮之上。据此,我们只能说,自由主义是北京大学传统或精神的一个方面的内容,而不能说自由主义就是北京大学的传统或精神。

第三,从学理层面看,“兼容并包”不能归结为自由主义。所谓“兼容并包”,即是指把各种主义都收罗净尽,是各种思想同时并存的局面,而不是单打一,由某一种思想独霸天下。所以,不能把“兼容并包”归结为某一种主义如自由主义或其他的什么主义。如果说自由主义是北京大学的传统或精神,那就不得不将其他的思潮排除在外。如此就必然不能反映北京大学的整个思想风貌。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采取蔡元培的说法,就是北京大学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思想自由与自由主义之间无疑是有区分的,如果自由主义真能包容所有其他一切的主义或思潮,那么结论也就是自由主义也就不成其为自由主义了。

第四,说北大精神就是自由主义的解读最大的不妥在于这样的解读没有能够揭示出北京大学事实上应该具有的功能。这个问题是说,我们要北京大学是干什么的?要回答这一问题就不能不涉及北京大学的历史。

在蔡元培来长校之前,北京大学是怎样一个历史状态呢?我们知道现在的社会上有很多培养不同类型干部的院校,比如有培养党政干部的,有培养经济管理干部的。这类院校我们称之为“干部院校”。蔡元培校长之前,北京大学就类似于上述的干部院校。当时叫做“官僚养成所”。这就意味着,当时到北京大学学习的人或者学生将来是会进政府部门工作的,是准备将来当公务员的,所以当时的北大才被社会叫做“官僚养成所”。我给它起的新的名词叫“当时社会的干部院校”。那里的学生出来肯定是当官的,而且是很大的官,是进中央当官的。所以那时学生被叫作大人,雇着仆人,所有的生活都由仆人帮着料理。老师被称为中堂或者大人,都是当官的,都是政府中颇有地位、影响的官吏在北大兼职的。这些在北大兼职的教师,很受学生欢迎。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们的学问特别的好。他们的学问并不怎么样,年年发旧讲义,经常请假。如果学生欢迎他们总得有个道理吧!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官职高,学生毕业后可以以他们为靠山。显然蔡元培不满意北大当时的状态。不满意就得改变。那么怎么变呢?往什么方向改呢?1917年年初在北大的开学

典礼上,他讲了如下几点:第一,他劝学生考虑,就是你要认定你到北大来做什么?到北大来,你不应该抱着将来去做官的目的,你来北大的目的就是一个,就是研究学问。我到北京大学来当教授是为了什么?我就考虑了很多。为了生活?为了工作?不错,生活、工作都很重要,但你说来北大就抱定这样的目的对不对呢?肯定是不对的,至少蔡元培是坚决不会同意的。蔡元培当时就对学生说,你们要做官就去北京的政法学校,要发财就去工商学校,何必要来北大呢?如果你是为了研究法律、研究工商,你是可以来北大的。希望找到一份工资比较高、前途比较好的工作的学生报考北大,根据蔡元培的想法就是动机不纯。所以他劝学生要抱定宗旨。这个宗旨就是研究学问,而没有其他任何目的。第二,砥砺德行。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因为在这之前,北大的老师和同学目的不明确,对自己要求不严。当时北大教授和学生逛八大胡同的不少,社会影响很不好,所以蔡元培来校以后讲砥砺德行,建立了进德会。进德会分三类,第一类要求最高,不能纳妾,不能酗酒,不能当公务员。现在很多毕业生都是抢着当公务员去,蔡元培当时是不同意的。蔡元培禁止的一条就是不能当政府部门的公务员。第三,敬爱师友。蔡元培所说的三条,我们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而要将它们视为一个整体中的三项要求。如果这样理解正确的话,那么我的解读就是将这第三条统属于第一条之下。因为敬爱师友本身就是想在北京大学营造勤奋好学、研究学问的良好气氛。第二个砥砺德行就是提高你的道德修养,去掉不良的习气,而一心向学。蔡元培说研究学问必须全心全意地读书,不能分心,要抱定宗旨,这就是对抱定研究学术的宗旨的要求。

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应该很清楚蔡元培心目中的北京大学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他心目中的大学就是纯粹研究基础学问的机构。于是,他说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也。”就是你到北京大学来,老师是讲学问的,学生来也是研究学问的,北京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蔡元培明确规定了北京大学的宗旨,我想这个宗旨现在基本上好像没有继承下来。北京大学应该是学术的象牙塔,是一所宁静的研究纯粹学问的地方。但不幸的是,社会上盛行的重实用的功利主义思潮,急功近利的商业化趋势等不断侵入校园,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现象当然是蔡元培坚决反对的。

蔡元培学术至上、学术自由的观点,事实上并不是中国传统的观点。

中国传统主张经世致用，学以致用。也就是说，理论要紧密地联系实际，不能解决当下实际问题的理论是无用的，我们也就不会感兴趣，没有人会去研究。所以，凡事我们中国人都要问一个“这有什么用？”基督教传到中国来，不少中国人就问西方的传教士：“基督教对中国有用吗？”传教士们听了就感觉很奇怪。这就是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的看法。蔡元培不是这样看的，他要在中国，要在北大提倡研究纯学问，主张为学问而学问，为学术而学术。你来北大不要问这一门学问有用还是没用？到北大来求学，不是为了毕业



图1 《马氏文通》

后从事某职业做准备的。所以蔡元培当时就对学生说，如果你要升官，那么就请你不要到北京大学来，而到当时的法律学堂去。同样，如果你要发财，也请不要到北京大学来，你完全可以到商科学学校去。所以，你到北京大学来第一不是为了升官，第二不是为了发财。在中国提出为学问而学问、为学术而学术，提倡学术至上的第一人就是蔡元培，而且是北大首先提出来的。他不但是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而且身体力行率先在北大进行改革，积极推行落实这一主张。从1917年年初至1919年的北大改革和发展就是在蔡元培的这一理念指引下进行的。但是，1919年5月4日爆发了五四运动。在座的诸位知道五四运动时蔡元培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吗？我先给你们讲一下1928年4月16日，蔡元培在西湖畔成立的国立艺术院开幕式上的讲话，各位就能够知道蔡元培当时对五四运动的看法了。这个艺术院主要是搞绘画创作的。蔡元培在开幕式上演讲的题目是“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在这篇演讲词中，蔡元培说艺术院是纯粹为了艺术而设的，艺术院第一固然是为了教学生怎样学艺术，第二也是为教员创作而设的。他说学生愿意跟教员创作的就进来，否则就不必来这里。他的话说得很清楚，很重。他说不愿意在艺术院搞创作的学生，想做政治



活动的学生，可以离开这里，到别处去，到社会上去做政客，不要影响艺术院的创作。这番讲话的宗旨是很清楚的。他的这个讲话比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时的讲话更明确。在北大时，蔡元培强调的是为学术而学术。在艺术院，蔡元培强调的是为艺术而艺术。其实，在艺术院的开幕词里，蔡元培委婉地批评了参与五四运动的学生们，因为他们不能够持守为学问而学问的立场。

我的理解是，以蔡元培的理念来看北大精神，那么最为重要的一条是，学术至上，为学术而学术，知识是本位，学问是主体。这是蔡元培的理念，也应该说是北京大学的理念。没有这一条，北大不可能在中国立足，也不可能有世界性的影响。不幸的是，蔡元培这个大学理念在北大仅仅落实了近两年半左右的时间，以后就很难落实。

蔡元培为北大聘请教授唯一的标准就是看你有还是没有大的学问。他只请有大学问的学者来北大。这是他多年来“一以贯之”的用人标准。我们曾经有一段时期，是很不讲学术的，而是强调要又红又专，甚至强调可以红而不专。专而不红是绝对不允许的，在“文革”期间，甚至演变为知识越多就越反动。蔡元培的看法则完全不一样。他认为政治上什么立场都可以，生活上有些问题也不严重，但是有一点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你必须要有大的学问，你有了大的学问就可以来北大。至于政治思想、生活小节，与学术研究没有密切关系，用蔡元培本人的话讲就是“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更不能代负责任，所以说他对教师完全看学问，学问好我就要你，学问不好坚决不要。你千万不要把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看成北大精神的全部。因为你没有学问进不了北大，谁又来和你兼容并包呢？只有你有学问且是大的学问之后，能够进来北大，你才有资格来谈与你兼容并包的话题，否则就免谈。所以，我认为兼容并包应该是管理层面上的落实，这是北大精神的第二层含义。我举个例子，你们知道辜鸿铭吗？他1856年出生，1928年去世，从小生活在东南亚，就是马来西亚的槟榔屿，这个地方比较西化，比中国大陆西化多了。后来他又到英国学习，在英国好像拿了个文学硕士，好像还得了工科硕士，这个我没有敲定，希望你们研究一下。他懂英语、德语、法语、希腊语，高中和大学都在英国念，念完以后回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政府派他到海峡殖民政府去当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这一期间他的生活发生了很大转折，这就是他遇到了中国第一部